

红色
印记

砚边吮毫

回望 “长征第一渡”

□ 宋海峰

秋风起,秋意浓。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9周年前夕,徜徉在“长征第一渡”——于都县城东门渡口,追寻万里长征源起的红色记忆。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在秋阳照耀下巍然矗立。纪念碑高19.34米,底座边长10.18米,寓意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10月18日从这里渡河。碑身为迎风远航的双帆船造型,象征着中央红军从此扬帆远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物、一个个沙盘模型,记录着中央红军长征前后的那段历史。

毛泽东、朱德等创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曾是照亮黑暗中国的一支火炬、革命武装中的一面红旗,是全国最大的一块红色区域。在这里,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指挥红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

正当毛泽东、朱德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反“围剿”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照搬苏联经验,致使战局连连失利,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

站在“长征第一渡”前,我在思考,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缘何将于都作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

经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负责人交流,结合国内党史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答案逐渐清晰:于都处于中央苏区中心腹地,政治基础、物质条件好;该地区多为丘陵地带,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整。

在于都城濂溪路北门11号的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我回想起当时正遭受“左”倾教条主义排挤的毛泽东为红军选择渡河点的往事。

1934年9月初,毛泽东从瑞金云石山来到于都。在那段日子里,毛泽东带病深入到茶梓、小溪、罗江等地,察敌情,摸家底,为红军选择突围路线。时任少共(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刘英后来回忆:“中央红军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徜徉在于都红色热土上,我在思索,中央红军主力从各地集结到于都后,缘何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内,就补充了兵员和物资,踏上了突围转移的漫漫征途?

答案就在伟大长征精神之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红军转移需要什么,于都人民就无条件奉献什么,靠的正是这种军民团结的鱼水关系。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悬挂着一幅由80双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小红星代表了江西于都,大红星代表了首都北京。当年,于都的妇女和老人们,为红军赶做了一双双结实的草鞋,期盼他们穿着草鞋打胜仗、早日凯旋。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于都人民倾其所有,筹集粮食7939担、菜干150担、草鞋8400双,筹钱6.25万元;收集大量子弹壳、铜锡、土硝、废铁等兵工材料供给红军,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行走在于都河两岸,我仿佛穿越回到那一个夜晚,看到了当年于都人民父送子、妻送郎当红军的感人场景。长征前夕,于都有近万人参加红军。资料记载,参加长征的于都籍红军有1.7万多人,只有1000余人胜利到达陕北,到全国解放时仅剩277人。参加长征的8.6万名红军将士中,每5个人中就有1人是于都人。

大型电视剧《长征》里有一组震撼人心的镜头:夜晚,于都河畔亮起的火把,把河水照得通红。火光下,一位曹姓老大爷执意要将自己预备的寿材捐给红军架设浮桥。多年后,当时在现场指挥架设浮桥的工程兵原副司令员王耀南回忆此事时还感叹,红军需要什么,于都人民就拿出什么,苏区人民真好啊!

当年,于都河有400多米宽,水深浪急,8个渡口中有5个须架浮桥。架设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船只和船工。沿岸的百姓将自己所有能用来搭桥的家当都捐献出来,并先后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正是因为有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能在短短的4天时间架起5座浮桥。

在于都河两岸,我听到最多的是歌颂红军的两句话:“历代兵戎民之害,惟有红军为吾民。”我在纪念馆的资料上看到,架设浮桥时,广大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中革军委的规定,对在架设浮桥时损坏的船只和木材,折价赔偿给老百姓。如果木船无法再使用,将建造新船的材料费、雇工费等费用折算清楚,一起赔偿给老百姓。

当年9月17日,在渔翁埠渡口,3名船工用3条船将红九军团的伤病员和后勤部队摆渡过河后,红军给了每名船工3块银元,在当时可以换来两担谷子。过河后,天色已暗,为了不扰民,红军战士们就在渔翁村各家各户的屋檐下席地而睡。

聆听当地百姓娓娓的讲述,我不禁感慨,爱民为民,是人民军队的制胜之本、力量之源,也是长征精神的具体体现。

站在杨成武上将题字的“长征渡口”石碑前,我在深深思索,8万多名红军是怎样在4天内悄无声息地完成渡河的?在丰都战役中失去右眼的刘伯承元帅曾这样说:“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还会给你千万只手!”

正是无数只手、无数双眼,让敌人成了聋子、瞎子。为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防止国民党军飞机侦察、轰炸,于都人民与红军工兵一道,头天傍晚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不留痕迹。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直到8.6万红军主力顺利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仍然对此一无所知。

伫立于滔滔于都河畔,举目远眺,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的场景仿佛昨日。

张闻天曾说过:“没有理想,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渡过于都河的红军将士燃烧着信仰的火炬,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以一往无前、不胜不休的英雄气概,浴血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征服空气稀薄的雪山,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用顽强意志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崭新画卷。

深秋的于都,层林尽染,万山红遍。回望“长征第一渡”,我对长征精神的认识有了升华,长征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理想高于天”“万水千山只等闲”的信念、勇气与意志书写的壮丽史诗。

作为江西师大人,对学校前身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先生有着一份特殊感情。正所谓念念不忘,总有回响。前些年,我偶得一册初版的英文小说《虹》。这是一本被誉为劳伦斯创作生涯里程碑的著作,书上印有“Copyright, 1915, by D.H.LAWRENCE”,书中盖有两枚印章,分别是“胡先骕”的红色印章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钢印,特别是红色的印章,字体古雅圆润,结构严谨周正,看着很是喜爱。

胡先骕1912年初赴美国留学,后先进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农业和植物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劳伦斯的《虹》因在保守的英国涉嫌违禁,只能在美国出版,这就有了胡先骕与《虹》的相遇。这种相遇,对于熟知胡先骕文学主张和《虹》的内容的人们不仅感觉到保守与前卫碰撞而引起的惊喜,更有重新认识胡先骕的好奇。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胡先骕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一生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与五四文学新潮甚有距离,给人落伍于时代之感。他参与发起创办的《学衡》杂志,曾是刊载文言作品的阵地,更给人陈腐落后的印象。但当我们了解到胡先骕早在留学期间大量阅读当时的文学著作,包括阅读《虹》这样在欧美国家被认为前卫甚至是违禁的作品时,就可知他对西方最新文化思潮有着深入的了解,这也提醒人们对文学史上关于他“保守”标签式评价应持有更为审慎的态度。事实上,随着时间的远去,人们有了审美的距离,再次深究学衡派的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就能理解胡先骕们并非一味地保守,他们对传统的坚持,对新知的接纳,是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生命体验后的选择。他们的文化立场,虽在五四新潮中受到广泛批评,但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却引发了如何全球本土化的深远话题。现在的我们

乡风
民韵

岁秋

□ 曾亮文

高处的日光大片大片地倾泻而下,大地熠熠生辉,不远处,村庄错落有致地散落在一个平坦的沙洲上。我坐于山头,面向村庄。

少年时,这儿的山,我每天要花大把大把的时光与它们打交道,或深或浅的。即便现在,每至晚秋,我自然常有登临送目的冲动。我独坐山头,心里暗暗观察着、计划着,像在酝酿一个计谋。

从山坡望下去,村庄一览无余,一切尽收眼底。

人群在巷子里来来去去,一会儿又隐入屋子;屋瓦上,细细的炊烟袅袅娜娜,像淡淡的云。秋风之手弹奏着百草千树,季节自觉地走在了减肥之路,“木落识岁秋”,万物的荣枯,是自然规律,也是生命对我们的郑重提示。池塘边的柳树像沉默的老者,一言不发,几片叶子在风中打着旋,画着秋风的形状;偶尔有一只麻雀停在上面唱上几嗓子,世界变得格外的旷远。村口的乌桕树,叶子红得有些耀眼,仿佛时间在漫漫,那些比春花还要鲜艳的彩色里,隐隐现出世界即将呼啸而至的凛冽。它坚硬的果壳在劲吹的秋风里一裂开,露出洁白的籽粒,给秋色增添了一份素雅与明净。少年时,我们喜欢用乌桕籽来玩弹弓,射鸟儿、打青蛇。乌桕籽在空中划过一道道迅疾的弧线,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如浪花一样在田野里四溅。此时,乌桕树上的红叶还赖着不走,挂在树枝上,似一种依恋,更像一种坚持……还有桑园、田野、菜畦、小径,每一样都在时间的秩序里呈现出别样的美,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宁静和安详。

村庄的秋景,一半是人间,一半似天堂。当然,你若再仔细瞧就会发现,屋顶上、晒场上,辑录着村庄最美的秋色。

团箕横七竖八,毫无章法地杂陈于晒地或者短垣上,团箕里的主角通常是柚子皮、茄子、红豆、红萝卜、白萝卜……五花八门,山村的秋色,像是倾倒的颜料桶,那些绚烂的彩色被村民一一搬到了山郭村落。山村的色调极具烟火的气息,有着原始、朴素、震撼人心的美。如果你有兴趣到村庄里悠悠地走一遭,就会发现,这里藏着更生动的秋韵。那些庄户人家的屋檐下,悬挂着蒜子、辣椒、玉米等农产品,在阳光下微笑。村子里,每家每户都是一个丰富多样的作物展览馆。

在秋天,“收”的意境总是比“放”更为丰满。

记忆里,每至霜降时节,母亲将地里挖出的红薯一担一担挑回家,一部分埋在深深的地窖里,剩下的,在河水里一遍一遍地洗净,挑回家后架起大火,在大铁锅里烹煮,约莫半个小时,揭开锅盖,那香气急速地冒出来,屋里屋外全是自然的甜香。等番薯凉后,将薯皮剥去,再

历史的细节: 从一本胡先骕的藏书说起

□ 冯昊

不仅要看到他们在激进的年代里坚守传统的文化偏执与不合时宜,更应看到他们思想的开放包容与复杂样态。

胡先骕的英文水平非常高,这一点从他著有如《中国山东省中新统植物群》等诸多英文专著和论文有着很好的体现。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难得的是,胡先骕一生在创办了众多科研机构的同时,往往都尽力创办一份英文科学刊物,反映出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有意识地在国际交流的高度上让中国学术发出自己的声音。更令人赞叹的是,胡先生不仅在植物学专业上保持科学精神,更在于他终生葆有人文精神。今天我们用的“人文主义”一词就是胡先骕早在1922年从英文Humanism译介而来的。从这一翻译用词来看,胡先骕特别强调文化的人文关怀,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新文学本质就是对“人”的重新发现,反对“非人”的生活,致力于人性得以健全发展的主张是一致的。

说到人文主义,虽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形成社会思潮,但其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核心主张在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虹》创作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工业飞速发展,人逐渐沦为机器的奴隶,工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愈加明显;一方面随着一战爆发,英国经济萧条,矛盾叠加,工业技术支持下的战争印证科学至上理念反噬人类的必然。《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描写布兰文(the Brangwen)一家三代人的感情生活,特别是两性关系的变化,揭示出英国社会包括价值观、道德观、爱情观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作者劳伦斯幻想用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来对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破坏。小说中的“虹”,反映劳伦斯对

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对自然优美乡村的渴望,从中寄托了他对和谐健康生活的渴望和对生命激情的呼唤。

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劳伦斯选择了回归自然,保持最初的原始本能。同样,面对一战后的现代工业文明(很大程度上是五四时期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困境,胡先骕选择是在“融化新知”中“昌明国粹”,是守护传统。胡先骕在全盘西化浪潮中葆有对西方文明的反思能力和戒备之心,他服膺白壁德的主张,从那里吸纳了“文艺复兴之鄙弃古学,不免有倾水弃儿之病”的观念,认为中国全盘西化实乃买椟还珠,并因此造成中国教育的危机。胡先骕认为救治此危机的方法就是“庶于求物质学问之外,复知有适当之精神修养”,这里的物质学问大抵为西方重功利的科学,而精神修养则包含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民族危机背景下的激进年代,人们普遍对传统失去信心的时候,胡先骕保持独立的判断,坚守传统文化,代表五四时期文化重构过程中的稳健抉择。他提出新的文学要植根于民族固有文化之中,不要盲从西方,这不仅是避免民族失去自信心的努力,更是避免现代文明“堕于机械的野蛮”的良方。

提起胡先骕,人们往往会想起他身上那些耀眼的名词——“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毛泽东语)、水杉的发现者、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学衡派代表人物等等。然而,胡先骕一生文理兼修,中西融通,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百科全书式人物的一个代表。手头的这本带有胡先骕私章的英文小说《虹》,也为了解胡先骕提供了一些鲜活的历史细节。由于历史尘封,一个丰富的、全面的胡先骕还有待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细节去发掘,去认识,去接纳。毕竟,历史到底还是有些删繁就简,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一些真相。

用笔行走

丰顶山的日出

□ 喻虹

清晨五点多,天边的星光还在闪烁,我们已经乘着一辆皮卡车,“咣当咣当”沿着一条石子路,到达丰顶山的主峰东山头。

早就听说丰顶山是宜春观日出的最佳所在,却一直不曾来过。丰顶山位于袁州区洪塘镇北部,为城区北部的天然屏障,主峰九峰海拔959.9米,是袁州与万载的分界岭。民国版《宜春县志》记载:“孤峰耸拔,高人云表,故名峰顶山。”20世纪60年代,因讲究大干快上,取“丰收”之意,即改为丰顶山。山上群峰奇丽,溪流潺潺,云雾缭绕,尤其溶洞内的景色十分壮观,又有“小庐山”之称。

站在东山头,四周一片寂静,就连头顶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在风中转动发出的声响,也融入了山林的寂静之中。极目远眺,除了天边稀稀朗朗一点一点的星光,还望得见远处一片一片的灯光。那些灯光来自离城区不远的工业园区,游龙一样璀璨连绵,连接起了黑夜与清晨,也连接起了一个不灭的希望。

过了一会儿,东边出现了一层淡淡的霞光。虽然还是影影绰绰看不清,但这轮霞光就像一道分割线,把深蓝的天和墨绿的山分了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霞光越来越浓,紧紧挨着山边的是美丽的橘红,橘红上笼罩着一层柔和的粉黄,再往上看,粉黄色正朝上空努力扩张自己的领地,所延伸之处,都是一片淡白色。而层层叠叠的山峰,也在霞光的映射下,从一片墨绿中层次分明地显露了出来。

我们知道,在霞光深处,太阳正在努力从山的那边升起来,就像那些光明的思想和信仰,曾经也在这里酝酿,最终喷薄而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的种子在这里播撒,组织成立了乡、村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以及农民自卫军,贫困农民纷纷参加革命。1928年11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中诞生的红五军从万载株潭进到洪塘、金瑞及峰顶山一带,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工农红军政策,动员群众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春,根据省委指示,在这里创建了峰顶山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湘鄂赣省军区也在这里组建了湘鄂赣东南游击大队,这支部队一直在峰顶山一带战斗,直至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被改编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

在思绪纷飞中,我忽然发现霞光里红日已经探出了一点点头。日出,这是世间最珍贵的珍宝啊!在山与天的交接处,红日冉冉升起,一点一点露出自己的绝美容颜。大山的坚实黛影是她的底色,天空的明媚清远是她的向往,她越升越高,越升越高,仅仅过了三四分钟时间,就整个儿挂在天空了,随即,慷慨地向大地洒下千万缕灿烂的金光。

这一刻,站在山顶,我和世间万物一起,接受来自阳光的无私馈赠。

和阳光同样吸引人的,还有鳞次栉比矗立在山峰上的风力发电机。这些风力发电机也是丰顶山上一道迷人的景观。从2019年至今,中国华电已经在在这里建设完成了28台风力发电机组,年发电量达1.56亿千瓦时,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工就业、土地流转等。我不曾见证过这里的建设场景,只是在这些不停转动着叶片的风力发电机上,看到了丰顶山的未来。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丰顶山人都值得一轮日出的壮观呈现。

井冈山

第 2289 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